



## 沧桑皴染的中山国灵寿故城

□高贵英

故城，顾名思义——古老的城池。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邓彤传》云：“灵寿故城在今恒州（古常山一带），灵寿县西北即此城也。土人每于雨得铜刀、铜铍、古钱等物。”

灵寿故城在今灵寿县城西约五公里，留下了很多遗迹，只因历史上无数次战乱，导致城池内雕栏玉砌、画栋楼阁悉数尽毁，原住人口也几乎绝迹。

《灵寿县志》（清同治版）记载：“吾邑元明之际，颇为红巾所蹂躏，杀戮逃亡，余者无几。今则半由洪洞马邑而迁，邑中土著相传惟郑、韩、曹、董四族及王、康数家。”现在故城村的居民90%以上为冯姓，是明洪武年间从洪洞迁移而来。

宏观看中山国故城遗址，其选址在太行山脚下一块居高且广袤的丘陵之上，地貌相对平坦，视野寥廓悠远。故城西有百涧沟（京御河）、金水河，南接滹沱河，北倚松阳河、刘清沟，东有倾井河，四面水系环绕作为天然城防屏障，攻可东向华北平原，退可回归太行山区，是建立都城绝佳之地。

故城的城墙虽严重损毁，但我们依旧可以从纵横绵延的“废土堆”中，看到它在历史中的伟岸雄姿。

相传城墙高三丈六尺（约12米），但现在看到的城墙高度、宽度已大不相同，现城墙目测高3米—8米不等，宽度也有所减少。至于城墙的长度，故城村民曾口口相传“一面墙三里长”（古时一里约为415米），即每面墙长约1245米。从现在的卫星图片来看，古城轮廓是一座相对规则的方形，城墙西北角有一凹角。王城内有东—西、南—北相对应的城门，城门外有东、西、南、北四条古道一直延伸到远方。

东城墙部分夯土延伸至东南角，如今只剩下宽不足1米、高约2米的残壁。但建城墙时固定脚手架留下的一个个穿棍桩眼，在城墙上仍清晰可见，城墙上夯土和糯米水黏结而成的纹路也非常明晰。南城墙东面还保留有一小部分，大约长300米、宽2米。南城门至北城门的官道从故城中穿村而过。西城墙在城门以南和故城村西只剩下部分夯土遗迹，长约300米。西城门以北、西北角至北城墙、北城门外西城墙，以及城墙东北角保存较为完好。

南北城门外都设立了祈福用的祭坛，南门外为南坛，北门外为北坛。南坛方位在今故城村西南方，南城门向西约80米处，北坛在北城门外西行约80米，附近村民至今仍称南坛、北坛为坛上。

在灵寿县人民路西延与河北大道交叉口，再向西80米左右，河北大道左侧有一条小路通向西洼村，沿这条乡间小路走约100米，有一片空旷的岗坡地，这就是中山国冶炼青铜器的旧址。中山国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能够较长时间与列国并立，位于其国都的灵寿故城，已拥有各种管理机构和一定规模的兵器冶铸作坊，这从平山三汲乡中山王陵出土的青铜器、铁器等文物中可窥一斑。

故城城门外有东、南、西、北四条古道，向南直通东、中、西王角村，再向南渡过滹沱河可抵达鹿泉（古石邑）的莲花山。向东的古道则通向广平的华北平原，一路有烽火台相隔，据说能抵达中山国曾经的都城——唐县和顾（今定州）。西城门的古道向西直通河渠、三汲、七汲、郭村、穆家庄至中山国王陵，这条古道两边分布着大量王公贵族及平民墓葬，是中山国人祭祀先祖必走的大路。北城门外古道通向王室猎苑，向北过孙家庄村西、盖家庄直达东、西金山及更远的地方。

北城门外是一望无际的岭岗，土地为砂土壤土，视野开阔，远望青山如黛，川岭沟壑雾霭缭绕，部分地带树木葱茏。站在高岭上，西望东、西陵山岚黛氤氲，几座高大的王陵清晰可见；东望一大片水洼在阳光下映照下，波光粼粼，瑞霭千条。

历史的阴影已走过两千多年，但这几条古道尚留有古时的遗迹，可以想象当年中山王车马辚辚、鸾舆出行的威严和阵仗。

## 乡情

### 养只蝈蝈听秋声

□路来霖

每年秋天，我都会养一两只蝈蝈。以之鸣秋，在其嘹亮的清音中，感受秋的那份丰实和寂寥。

昔年，家住乡村时，所养蝈蝈，都是自己到田野中捕捉的。蝈蝈，喜欢生活在豆田或者红薯田中，轻巧的细足，踩在叶片的表面，“吱吱吱”地叫个不停。特别是晴朗的天气，正午阳光之下，蝈蝈晶亮的翅膀，闪烁着熠熠的光，故而，很容易寻找捉得。

堂屋门前，植一株石榴树，多年下来，枝干纵横，树头蓊郁。捉得的蝈蝈，就把它放置在石榴树上。无须特意喂养，石榴叶自成蝈蝈美味。阴雨天，蝈蝈一般不叫。若是晴朗的天气，太阳甫升，蝈蝈就会叫起来。这个时候，通常我也已经起床，站立庭院之中倾听，“吱吱—吱吱”，连着两声短促的鸣叫，仿佛是一种“试音”，随后，才“吱吱吱……”地叫起来。

阳光，在庭院的西墙上跳跃；清凉的秋风，于庭院，徘徊依依；举首望天，天空瓦蓝瓦蓝的，一如碧洗。蝈蝈的叫声，就显得特别清脆、特别嘹亮。仿佛是溪水哗然激起一层波浪，又仿佛新雪上踏过一行行足迹，给人一种凉爽、新鲜的感觉。

我久久地站立庭院中，听着、听着，心旷神怡，逸兴遄飞。我感受到了秋野中刮过的风，我看到了秋稼上跳跃的阳光，我听到了秋水潺湲的流淌声……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蝈蝈也调皮。有些时候，蝈蝈会从石榴树上“溜”下，蹦跳爬到满篱笆的扁豆蔓上，隐藏其间。蓦然鸣起，就引得庭院中觅食的那几只老母鸡跑到篱笆下，昂首凝视，寻寻觅觅……看着母鸡们那种痴呆的样子，也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来到城市居住后，远离了乡野，也不能亲手捉蝈蝈了。但每至秋天，“养一只蝈蝈”的念头，就会应时而生。于是，我便只好到虫鱼市场购买一只，顺便买一只三角形的竹笼，将其盛放其中。

竹笼，就挂在阳台上。而精心护养，则成了一件“大事”。竹笼内，放置一小盅，以之盛水。每天，轮换放入一些新鲜的青菜叶片、芹菜叶、菠菜叶、萝卜叶……虽然烦琐，却是乐此不疲。有时，我还会拿一只草棒，故意逗弄蝈蝈，看着它在狭小的笼子里，跳来跳去，让人忍俊不禁。

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生若是有一些闲适的“琐事”做着，亦是一种福分。

周末，一个晴好的天气。我读书，写文字，蝈蝈在阳台上兀自叫着。妻忽然走到我身边，嘟囔道：“平日里，家里有人说话，就嫌吵闹；一只蝈蝈叫个不停，却不嫌弃了。”我回首，默然一笑，摇头道：“不一样，不一样。人的说话声，是噪音；蝈蝈的叫声，却是自然的清音，好听着呢。”妻一脸不解，汕汕然，转身离开。

确实如此。身居闹市，我从一只蝈蝈的叫声里，倾听秋天——秋风、秋声、秋色，秋天的味道。甚至于，秋晨一滴露珠的明亮；向晚，一抹晚霞的灿烂……

这不是浪漫，这是一种心的向往，一种回归自然的心灵追求。



咳嗨腔传承人李庆田(右一)为晋州市晋州镇育英小学的孩子做示范动作。

“李家庄，两头翘，大人小孩咳嗨调。”这是流传在石家庄晋州市晋州镇李家庄村一带的一首歌谣，表达了群众对本土戏剧种咳嗨腔的喜爱之情。李家庄咳嗨腔是河北省乃至全国罕见的地方剧种，2013年被列入石家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晋州市李家庄村：

# 咳嗨腔起传百年

本报记者 杨惠玲/文 张晓峰/图

在晋州市晋州镇李家庄村文化中心礼堂，悠扬的笙胡伴奏下，育英小学的孩子正在排练咳嗨腔《说唱新李家庄》，咳嗨腔传承人李庆田和秘寸贞不时对孩子们的唱腔和动作进行着指点……

### 民间小调形成地方剧种

晋州李家庄咳嗨腔起源于冀中平原一带传唱在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是流行于晋州附近一个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的地方剧种。大约从晚清时的1870年起，在流行于本地的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经过数代艺人不断整理传承、发展创新，逐渐形成了李家庄咳嗨腔这一剧种。

1914年至1966年是李家庄咳嗨腔发展的重要时期。早期，被誉为“十二红”的河北梆子演员李成安对李家庄咳嗨腔进行了整理与革新，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营养为其所用，整体提高了咳嗨腔的艺术品位，丰富了咳嗨腔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更移植排演了以前从未涉及、对演员个人素质要求极高的武戏，新增《三岔口》《广泰庄》《百草山》《武松单臂擒

方腊》《百子阵》《天斩图》《牛头山》《扒大缸》等剧目，使李家庄咳嗨腔作为一个剧种得到了跨越性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晋州一带有名的民间大戏。

晋县（今晋州市）解放后，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李家庄咳嗨腔得到了迅速发展，也给艺人们带来了创作和演出的动力，涌现出许多能独当一面的好演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带动李家庄咳嗨腔走向鼎盛。

当时，每逢年节演出时，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前来观看，剧团还经常被邀请到外地演出，也有一些村庄前来拜师学艺。李家庄咳嗨腔的演出受到冀城、辛集、赵县、无极、深泽等周边群众的热烈欢迎，艺人们有时甚至每天演出二三场。每逢演出，观者如潮，风靡一时。因此在民间便有了“三天不喝汤，也要看李家庄咳嗨腔”的说法。

### 表演细腻地域特色鲜明

晋州李家庄咳嗨腔作为一个地方剧种，以其独特的唱腔和表演风格以及丰富的剧目受到群众欢迎。

咳嗨腔是演员通过唱念做表演配合文武场演绎剧情的舞台艺术，其唱腔属于板腔体，主要板式有头板、二板、河西高、哭板、三腔、五腔、悲腔悲调等，唱腔绵而悠长，通俗易懂，易学易唱。其主要伴奏乐器分文武场，文场伴奏乐器主要有少见的四股弦，配合笙、二胡、三弦、笛子等；武场则有板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等。

咳嗨腔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表演风格逼真细腻，以幽默风趣见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贴近百姓的一个艺术表演形式。其演出剧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或取材于古典名著，如《盘丝洞》《翠屏山》《百子阵》《武松单臂擒方腊》《三打白骨精》《宋江杀惜》《武松杀嫂》等；或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如《清官断》《天斩图》《鞭打芦花》《百草山》《双拜堂》《老鳖一庆寿》等，至今仍保留有100多个剧目。

近150年来，李家庄咳嗨腔的产生发展以及有序传承都发生在晋州市晋州镇李家庄村。为了

更好地传承这一地方剧种，改变其濒临失传的窘境，2009年，李家庄村恢复成立了晋州李家庄咳嗨腔剧团，重新排演了《盘丝洞》《清官断》《百草山》《老鳖一庆寿》《翠屏山》等剧目。2018年，在晋州市文联及晋州市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排演了新编历史剧《宝珠记》。现在剧团已有演职人员30多人。

2013年，晋州李家庄咳嗨腔被列入石家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非遗传承融合红色历史

始建于明永乐初年的李家庄村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曾经驻扎李家庄村，罗瑞卿、杨成武等将领曾在这里暂住指挥作战，并于1948年4月成立了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

为了传承育英精神，在纪念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成立75周年之际，晋州市晋州镇李家庄学校于2023年8月更名为育英小学。

育英小学校长高静介绍，学校以传承育英精神、传递红色力量、弘扬和培育红色革命精神为红色文化教育特色，每学期都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革命情怀，接受精神洗礼。

与此同时，育英小学的孩子还在村里咳嗨腔剧团演员的指导下学习咳嗨腔。高静介绍，晋察冀野战军当年驻扎在李家庄村时，为活跃战士们文化生活，村里的咳嗨腔剧团还为部队献上精彩节目，深得战士们喜爱。如今，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入选河北省第二批“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名录，李家庄村获评河北省第一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村”，李家庄村被评为中国历史人文旅游地标基地。“拥有这么好的红色资源和这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学校要充分利用起来，让孩子们进一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把根植于李家庄的红色基因发扬光大，也让咳嗨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传承。”



演员们彩排咳嗨腔剧目。



咳嗨腔传统剧目演出剧照。(资料图片)

## 味道

□刘明礼

人就是这么奇怪：农村人向往城市里的热闹，喜欢城里的高楼、花园、商厦、影院；城里人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喜欢那里的小河、果园、庄稼地、农家院。

这不，周末，几位朋友听说老郭在乡下有处小院，还种着几亩地，想去玩玩。老郭本也好客，爽快地答应，驾车几十公里，带我们去他乡下的老家。

老郭的小院，收拾得干净利落。周边栽的桃树、石榴、核桃、大枣，硕果累累；西墙上盖了一片砖，种了几棵茄子、豆角、西红柿，黑的油亮，红的似火，绿的滴翠；丝瓜、南瓜、梅豆，爬墙绕树，果实满枝。

老郭家有二亩多地，为图省事，

全都种上了红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朋友，大多只吃过红薯，没见过红薯是怎么生长的。看到那一大片红薯地，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蹲下身子就用手刨。而这个季节，红薯才长到半大，不免有些扫兴。老郭告诉我们，红薯蔓上的嫩尖能吃，也好吃，朋友们一下子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开始采摘红薯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想起了从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粮食产量低，每到冬季，红薯便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要食物。冬天还没有过完，生产队便垒起了“山药炕”（我们老家管红薯叫山药），把去年收获留存作种子的红薯，埋进潮湿的沙土里，罩上塑料膜，开始育秧。红薯苗长到半尺多高时，天气也完全进入了春天。队里便安排大家把红

薯秧从母山药上掰下来，青壮劳力们挑水，其余人则刨坑、点水、压苗、填土，流水作业，几天时间，红薯便种好了。当然，育过秧的红薯，还要分给各家各户当口粮。红薯被秧子夺去营养，没什么味道，实在是很难吃。

随着一场场雨水的滋润，红薯秧伸长蔓延，给田野铺上一层绿毯。为防止红薯蔓扎根分散营养，大家用单齿木叉，一遍遍地翻挑。挑断的红薯蔓，便成了大家的“战利品”。收工路上，长木杆子挑着一捆红薯蔓，成为一道风景，也成为家家户户的喜悦。回到家里，把薯尖和嫩叶择下来，和着棒子面做各种菜饼子，剩下的老梗喂猪喂羊。在我的记忆中，菜饼子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但总比饿肚子强。

## 红薯叶上写乡愁